



梅韵高洁

□ 荣光友

梅花是我国历代诗人喜爱吟咏的物象。特别是一些品格正直的诗人往往借梅花抒发内心未伸之志向,展冰雪可比之情操。

在蔚然壮观的咏梅诗篇中,宋代诗人林逋的《山园小梅》堪称千古绝唱:“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樽。”在百花凋零的严冬时节,独有梅花昂然盛开,占尽了小园的风光。一个“独”字、一个“尽”字,充分表现了梅花独特的生活环境、不同凡响的性格和引人入胜的风韵。尤其是“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诗句,简直把梅花的气质风姿写尽写绝了。该诗意境奇特,语言隽永,非常脍炙人口!

《诗经》有言云:“诗言志,歌咏言”。诗歌其实就是诗人灵魂的舞蹈与呐喊。唐代诗人王维的《杂诗》写道:“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在这里,绮窗、寒梅,构成了一幅古典而精美的图画,令人浮想联翩:那梅下或有佳人如玉?或有佳客之聚?游子对寒梅的询问,反映出浓厚的乡思乡情。该诗寓巧于朴,韵味别致,栩栩如生。宋代诗人卢梅坡在《雪梅》中写道:“梅雪争春未肯降,骚人阁笔费平章。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一幅雪压梅花,俏色生春的寒梅图跃然入目。该诗把白雪与梅花进行了比较,写出了它们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启迪人们要正确地看待自己和他人的长短。该诗精炼隽永,饶有兴趣,是意味深长之佳作。

宋代诗人陆游在《梅花绝句》二首之一中写道:“幽谷那堪更北枝,年年自分著花迟。高低逸韵君知否?正在层冰积雪时。”瞧瞧吧:一树梅花在阳光罕至的幽谷,并且枝条伸向北方,因此每年开花较迟。可是,梅的高标逸韵你可知否?当它绚丽绽放时,正是层冰积雪的严冬时节啊!同理,如同这绚丽绽放的梅花一样,你可理解那雪中咏诗之人的高标逸韵?该诗以梅咏人,以人咏梅,托物言志,比喻诗人虽历经坎坷,但坚贞不屈,绝不媚俗,堪称咏梅杰作。元代诗人王冕的《白梅》写道:“冰雪林中著此身,不同桃李混芳尘。忽然一夜清香发,散作乾坤万里春。”该诗表达了诗人不混“芳尘”,坚持正义,顽强不屈的精神,令人过目难忘。

蔚然壮观的咏梅诗词,不胜枚举的名篇佳句,与高洁的梅花一起,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瑰宝,将人们的生活烹调得更加隽美可口绚丽芬芳!

羊角葱

□ 徐学平

一场春雨过后,草长莺飞时节,当菜地里的小葱露出尖尖羊角的时候,这就意味着春天真的到来了。

我爱吃葱,特别爱吃春天里的羊角葱,嫩嫩的富含水分。初长成羊角形状的葱,是我们本地小香葱最好吃的时候,之所以叫作“羊角葱”,也是极为形象的。当大地解冻后,头一年枯萎在地里的小葱便从沉睡中醒来,在春天来临时开始生长。小草萌动,长出嫩芽,小葱也露出了貌似羊角的绿尖角来,只要葱芽不高过半尺,都是鲜嫩无比极其好吃的。

家乡的小葱与另一种从外地引进的大葱相比,一是味道好,二是少了些冲鼻的气味。对于我这样爱吃葱但又怕笨的人来说真是再好不过的。从春天的羊角葱开始,一直到深秋,不管炒菜还是煲汤,必定是离不了葱的。不过,到了葱花绽放的季节,老葱的味道就会变得不那么鲜嫩了,最难熬的就是冬天,没有新鲜的葱葱可吃。

以往的日子里,大约在落叶殆尽的深秋,喜欢吃葱的人就需要动脑筋想办法储存一些小香葱过冬了,所以我一直认为一年中最无聊的时光也就是从储存葱葱的时候开始的,土地沉寂着,树木裸露着,毫无生机。随着大棚种植技术的推广,如今虽是隆冬季节,菜场也有羊角葱出售。看见羊角葱总是让人感到欣喜的,它郁郁葱葱,夹杂着新垦泥土的气息和明媚阳光的味道,因为它会让人联想到春天。

羊角葱不仅好吃,还是我们童年的玩具。羊角葱的叶子,粗细长短适中,掐头去尾后,放在嘴里可以吹出美妙的声音来。叶细则音尖细,如柳哨;叶粗则音低沉,似牛啤。常令我等小儿玩得如痴如醉。说来也是神奇,一过清明时分,羊角葱的叶子就再也吹不出声来,至今不知何故。

孩提时的记忆里,母亲总是劝我平时要多吃葱,她告诉我多吃葱会让人变得聪慧。若是一旦遇上个头疼感冒的,母亲更是变着花样让我吃葱,什么葱花饼、小葱炒鸡蛋、凉拌豆腐等,基本上是天天离不开葱,餐餐离不开葱。

长大后,我一直笑话母亲总是把葱当作包治百病的良药。直到有一次上网时无意中百度了一下,我才知道葱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挥发油,其中的主要成分葱蒜辣素,具有较强的杀菌作用。把葱放在食物中不仅可以增香提味,还有促进消化、清理血管和健脑的功效。葱,还真就是一味中草药呢!

我爱故乡的羊角葱,更爱故乡的春天!

小时候,对于古琴的意识源于《三国演义》中的“空城计”。

司马懿带十五万魏国军队,攻至城下,而诸葛亮稳坐城楼,焚香弹琴。司马懿怀疑诸葛亮早有埋伏,不敢贸然行事,迅速退兵。

那时候脑洞尚未大开,曾异想天开,以为:音乐之美,产生一种强大的威慑力,让敌军望风而逃。

真正让我对古琴产生一种敬畏,是在去年“纪念长征80周年”的一次诗歌朗诵会上。

气势恢宏的舞台,高亢激昂的朗诵,配乐是现场弹奏的一首古琴曲《广陵散》。娴熟的技法,几带起,几披刺,节奏和音韵,跌宕起伏,扣人心弦,很快就将诗歌朗诵会推向高潮,激起了全场观众的强烈共鸣……

由此,每每谈起古琴,我就用一句时尚的流行语来调侃自己:“不到一定年龄,听不懂李宗盛,就像很多年轻人不懂郭敬明。”

那次诗歌朗诵会上,配乐古琴演奏的陈煜老师,在

湖里没几户人家:爷爷奶奶家、北边桥头间管所老姜家、靠近老姜家的老张家、南边的老孙家。这四家都在大堤西边。大堤东北还有开商店的老丁家。

湖里不像村里家家户户挨在一起,它空旷得很,大片大片的麦田与果园、瓜地把几户人家隔开。要是谁家炒菜发现没有盐,绝不会跑到邻居家去借,因为盐借来了,菜早糊在锅里了。大家很少串门,要串门也是一律步行。

爷爷奶奶从什么时候搬到湖里住的,我记不清了。为什么要离开儿孙们,单独到这里安家,我也没弄清楚,只知道住在湖里很寂静舒心。

这片地方就我一个孩子,加上我跟姐姐是双胞胎,很稀罕,所以谁见了我都想逗逗我,捏捏我。其实爷爷奶奶有五个儿子,一个女儿,每家都有个儿子。跟哥哥弟弟们比,我是“常客”。一年当中,有大半年时间住在那里。上学后,逢周末、寒暑假也一定去小住一段时间。按道理,爷爷奶奶应该宠着我、惯着我。可是,关于湖里的记忆最早的一件事却是爷爷奶奶丢下我——

这是后来我在奶奶哭哭啼啼的讲述中隐约回忆起来的。

奶奶屋前有片果园。果园南边,有块瓜田。夏天的夜晚,暖风吹送着果香。蚊子也陶醉得有些欣欣然,它们哼唱着小曲,催我早早地入眠。

爷爷奶奶见我睡着了,心里矛盾不堪。他们计划着

谁传广陵散

□ 邵玉田

本市金融系统工作很多年。自小师从广陵派传人樊继健(第十一代宗师梅曰强的弟子)学琴,三十年如一日,初心不改,对古琴的那种深情挚爱,非常人所能理解。

正是在这样痛苦的坚持中,陈煜老师才渐入佳境。她左手抚琴右手写诗,时而有感而发,写写散文,游离于诗意与琴韵之间。间或再以琴曲《幽兰》——琴乐中的王者之香,“丝桐合一,中有太古”的蕴意,与别人分享。听身边一位懂音律的人说,听陈老师的琴,起始的数声,恬淡随心。接下来,婉转化为雄奇,瞬间便深深地“砸”进你的心底。此时的你,不只是单纯的喜欢与感动了。

前不久,又一次欣赏了陈煜老师的古琴演奏。重阳诗会上,一曲《秋夜读易》,一指空灵,一指清远,犹如松涛阵阵,回响山谷;恰似秋水漾漾,轻扣浅滩;仿佛月满盈盈,垂照汉瓦;又像铁蹄哒哒,掠过秦砖……果真让人惊叹,震撼心灵。

于是,我又联想起她的诗《捣练子·抚琴》:“风瑟瑟,拂衣襟,独上西楼调素琴。”

半夜寻亲

□ 李猛

夜里扛着锄头、铁锹去瓜田赶前来偷瓜的小野畜。近些天,不少西瓜都被这些无从审判的盗贼糟蹋得七零八落,有的四分五裂,有的内外贯通,有的瓜不熟蒂已落,一摊又一摊鲜红的汁水渗入黄土中,让人心惊,令人心疼。

“小孩他爷爷,你说怎么办?”奶奶问。“怎么办?猛子睡了,就让他睡吧。”爷爷答。“那我们去看瓜,他夜里醒了见不着我们他不哭吗?”“他哭,我们就听到了,你立马回来。”

“把孩子一人丢在屋里,我怪放心不下的。”奶奶叹口气。“那我们夜里出门时叫醒他。”

后来,不知怎么他们并没有叫醒我,而是偷偷地出门了。

“后来,我醒来,见不着你们,我哭没哭?”我问奶奶。“我跟你爷爷没听到你哭。”

“那我没哭?”“你说你哭了。”奶奶眼睛眯起来,看样子她准备笑了。“噢?”

“你说你半夜醒了,找不着我们,急得直哭。后来,想出去找我们,偏偏门被我们锁起来了,你恨我们不带你出门,还干了件‘大胆事’。”

“什么事?”“呵呵……”奶奶笑得合不拢嘴。我隐约想起这件事来。我半夜醒了,屋里黑洞洞、静寂寂的。没有爷爷带

一曲渔樵人半醉,恍如归隐到山林。”

终于弄明白了,古琴亘古永恒的音色,承接历史,它蕴涵着唐诗宋词的丰富元素。“攻琴如参禅”,古琴的指法包含着旋律结构和逻辑重音等信息,也被形象地称为“文字谱”。所以,陈煜老师追随传统,追求艺术。常常在诗的会意中,慢慢引向与古人“对话”。这种锲而不舍,这种奇妙的旅程,久而久之,成了她淬炼技法、追求艺术效果每个过程的细节。

古琴,原本是和自己谈心的乐器。而现如今,陈煜老师用它来与友人交流、分享。在传承民族文化的同时,默默地传递着一种正能量。

“微醺调绿绮,信手弄平沙。”找回美的感觉,其实很简单。

让我们静下心来,随着陈煜老师精美绝伦的琴声,去倾听自己的灵魂。然后,登高临远……引发我们的感触和感动。那一刻,你的内心可能会变得无比强大。

着痕音的呼噜声,也没有大猫有节奏的呼噜声。翻个身,也没碰到奶奶。我心里慌了。一急满身汗。我喊奶奶,奶奶不应,叫爷爷,爷爷不答。我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心里害怕,就觉得他们不要我了。哭啊,哭啊……哭得要死没人理睬,好像也觉得无趣了。可是,干什么呢?一时想撒尿了。

我抹黑,从床上下来,脚踩到木板上,木板轻轻地弹起来。我摸索着往木板边上移,碰到爷爷的鞋子。爷爷鞋子还在!

这回,我心里有点底了。爷爷奶奶并没有抛弃我,一定是有事出门了。我下了木板,蹬上自己的拖鞋。慢慢探路,用脚尖触尿罐儿。半天也没尿罐儿的影子。我急得东踢西踹。怎么办呢,壮着胆子,开门出去尿吧。可门在外面被锁起来啦,根本就打不开。我便像热锅上蚂蚁一样团团转……可是,人不能被尿憋死!最后,我将尿撒在门后。然后,心里带着一种报复的快感,爬到床上继续睡觉!

“第二天你醒了,我们问你门板上湿漉漉一片,怎么回事?你理直气壮地说是你尿的。爷爷问你为什么尿门上。你气呼呼地说‘我总不能尿尿上吧!’”

奶奶笑得前仰后合了。我正尴尬地挠头,不知如何是好。奶奶止住笑,抓住我的手,眼睛一下子湿润起来,说:“我跟你爷爷,又是后悔,又是心疼。打那以后,再也不把你一人丢家里了。”

春天来了(组章)

□ 吴晓波

春风

春风是春天的唇。
春风轻轻一吻,白雪和冰感动得两眼流出了泪。
春风轻轻一吻,河流交出了一颗凝固许久的冰心。
春风轻轻一吻,山川松弛冷峻表情,披上一层水墨丹青。
春风轻轻一吻,吻去小草额头上冬的脂粉,露出细腻如脂的身。
春风轻轻一吻,桃花、海棠、杜鹃羞红了脸,抡起绿色袍袖,遮挡满脸羞红的春。
春风轻轻一吻,杨柳挥舞绿色的笔,书写春天的诗章。
春风轻轻一吻,油菜花变身土豪,挥洒一地的黄金。

春之火

一小朵一小朵红梅,含霜饮雪,用生命的火焰,最先把春天火种点燃,璀璨火花,照亮冬天苍白的脸。
小草接过春的火把,把自己引燃,一把火烧去枯黄一季的萎靡,露出绿油油尖尖身体,刺破冬的外衣。
火在接力。小草交给杨柳,杨柳交给桃树,桃树交给海棠……
绿的火,红的火,黄的火,紫的火,顺风走步,烧得噼啪作响,烧得烈焰飞腾,烧得风生水起。
春之火,烧去心头积压一季的寒冷、冰霜和阴霾,烧出一个姹紫嫣红、生机勃勃的春。



喜悦

王慧摄

清溪镇

□ 曹文芳

的屁股上。李景松抬起头,脸气得发红,问谁扔的?个个摇头。

丁冬突然大骂:“丁丁,你不该这么下流。”“毛病,你还打了李景松一记耳光呢。”

“那是我生气,失手打的,不是存心的。”“蠢猪,没良心的东西,不是为了你,我才不操这份闲心事。”

“我的事自己管,轮不到你帮忙。”丁丁对丁冬的憎恨又重新袭来,指着丁冬的鼻子骂:“再管你丁冬的事,我就是一头十足的蠢猪。”

丁冬甩手走了。丁冬的情绪一天比一天差,觉得日子十分单调,不知道干什么好。裴媛媛下班,丁丁放学,家里还冷锅冷灶的。丁冬根本没有心思烧饭,做事生怕没人看到似的,端一盆水蹲在门槛上,漫不经心地洗衣服。

彩云穿着很单薄的羊毛裙,体面地从木桥上过来,路过丁冬跟前时,丁冬突然把一盆水,整个儿泼到彩云的身上。羊毛裙都贴在身上,勾出了一个富有弹性圆润的彩云。

站在门口的丁丁突然被什么东西挤压了一下,气喘不过来,湿漉漉的彩云瞬间的美,像石头似的凝固在了丁丁的心里。

彩云的脸吃惊得像片白瓷,没了血色。丁冬存心糟践彩云,当裴媛媛大声指责她时,丁冬充满强烈的愤恨,说她想泼水就泼水,谁撞上了就活该。

彩云只好自认晦气。

丁冬旷课二十天了。深秋,天凉得很,薄薄的雾罩在河边。丁冬依旧一大早挺在河边梳头,看李景松沿着街道跑步。这次,李景松停住了脚,站在河岸。

丁冬十分吃惊,涨红了脸。“丁冬,你不给我道歉就算了,快回学校上学去。”丁冬低下头,一句话没说。

第二天,丁冬就上学了。几日不见,丁冬长得愈发漂亮了,流光溢彩,一双大眼睛在长长的睫毛下忽闪忽闪的分外有神。

丁冬没遭任何处罚上学了,徐植植咽不了这口气。没过几日,学校开秋季运动会,白杨树的跑道上,穿着蓝运动服的丁冬跑在最前面,胸脯鼓得高高的,每一次跑动,胸脯就跟着蹦跳一下,实在太惹眼,许多人都看她。

丁冬出尽了风头。



连载